历史小说的负重写作

——读雷杰龙小说集《战象》

杨昭

云南小说家雷杰龙的写作是一种负重感很强烈的写作。他创作的小说百分之九十属于历史小说，借铺陈（有时甚至是考据）历史叙事而展开文学叙事。这种文学叙事既有生命气息、历史或现实的质感，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底蕴，更有美学的飞升、精神的超越。因此我认为他的历史小说绝非题材类型层面上改写史料的历史小说，而是一种对历史小说的负重写作。

《行为艺术家》是雷杰龙今年出版的小说集《战象》中的开篇之作。在这篇微型小说里，雷杰龙用至为精简的文字，勾画出了一位形象饱满、性格独特的行为艺术家形象。该艺术家的所有行为艺术作品，都在惊世骇俗的身心境遇和情节设置中，将“存在”和“我”的真相、本相深入呈现，从而激活了自己以及观者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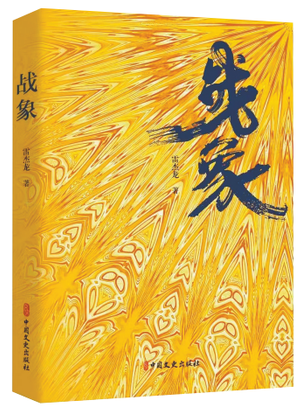
在这篇小说中，雷杰龙着重书写的是严肃、执着、深刻的艺术家的一个以“负重”为主题的作品：他精选了一座海岛，留下标记后抱起一块二十公斤的圆石，沿着海滩徒步数千英里绕海岛一圈。两百多天后，眼看着怀抱中的圆石只差一两天便可回到当初它所离开的那个原点时，一场海啸却不期而至。“怀抱着那块石头，他目击了那场海啸的壮观场景。”“他奇迹般死里逃生。逃生之后，他依旧怀抱着那块石头。”一个“抱”字，在点染行为艺术家执着形象的同时，也将雷杰龙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对细节的敬念显现了出来。“但他再也没能找到两百多天前在海滩上插下的那根标杆。”在故事结尾的留白中，行为艺术家所怀抱着的，不仅有石头（世界）之重、意志之重，更有命运之重。

在《行为艺术家》里，雷杰龙从过程性、身心体验、意志所能产生的结果、圆石与环岛的哲学象征、不可预料力量的介入等角度入手，深刻地解读了“负重而行”这一行为艺术作品的多重含义，带领我们在看待行为艺术家的表演时，跳出了“出格”这一感受，也跳出了“评判”的惯性和惰性，拓展了读者解读故事的可能性空间，使我们对文本和世界（其实世界也是一种文本）的领受跃入了一个形而上的层面。

事实上，小说家雷杰龙的此次创作尝试，从文学的维度解析，他又何尝不是一位优秀的行为艺术家？他探索性的小说写作本身，又何尝不是一次又一次具有相当程度震撼力的行为艺术表演？如果说小说主人公“抱石环岛跋涉”这一行为本身因其匪夷所思而成了一种艺术表演，那么雷杰龙在此过程中让“海啸对该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同样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在小说的结尾，雷杰龙写道：“在他这个作品中，一位更加伟大的行为艺术家掺和进来了，与这位艺术家相比，他只有自惭形秽。”这位“更加伟大的行为艺术家”，就是命运。

与这部小说集同名的小说《战象》，是小说集中最令我折服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一开头就写道：“金色的光芒刺破云层，从天空垂下，照在台北圆山公园的一个水池上。那道光纯净、细致、温暖，像无数亮闪闪的手指抚摸着世界上最后一头战象林旺眯缝着的眼帘。在那道光芒里，战象林旺再次打量世界……世界太狭窄了，了无生趣！战象林旺不愿再看这些早已看了几十年的情景。它的眼帘下垂，下垂得只剩下一道若有若无，刚好能感受到光芒，但又能把周围的情景成功阻挡在外的细线。这就好了，眼前的世界开始退后、模糊，逐渐消逝于无形。此后，另一个世界慢慢出现。那是林旺谙熟的世界、想看见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它又能在宽阔的大地上骄傲地行走。”

我之所以在此将“战象林旺”所打量着的世界的风景用一个省略号略去，是因为我明白小说家雷杰龙的用意根



本就不是为了写什么景，而是意图在战象林旺缓慢的打量动作里，注入一种苍凉而又不失庄严的生命意味。之所以战象林旺会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是因为它的体量太庞大了。这就是雷杰龙贴身写作的姿态，即放下人的身段去趋近另一种生命的写作姿态。这种尊重生命的写作姿态在雷杰龙的作品里比比皆是，例如在《镜湖》里，当写到《回乡偶书》的作者贺知章的离世时，他甚至连“死”这个字都不忍心写，而是用曲笔写道：“他把自己的老宅改成道观，名千秋观。他要在观中，观千秋不变的镜湖水。这样的镜湖水，他只观了几个月。而后，他就进入了另一个梦境，一个永远无人能够得知其详的梦境。”

在《战象》中，雷杰龙在开头段落里不显山不露水地写了“战象林旺眯眼”，而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成了小说家让角色从当下遁入另一个世界的转换开关：他像是在做一台漂亮的叙事手术，这手术却几乎是无痕的。从眼前的台北圆山公园，读者跟战象林旺一起清晰地目睹着另一个时空里存在过的一幅场景：“战象林旺看到在北方大河边的平原上，它和数百头战象排列在一起，像一堵灰色的城墙，准备压向一箭之地外的战阵。那是长戈如林的战阵。厮杀前的世界是那么安静，安静得似乎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这就是雷杰龙对时间所作的空间造型，他以十倍速、百倍速、千倍速来进行叙事，勾勒出战象林旺在两千多年时光中亲历过的一幅幅场景，通过战象林旺不断的轮回，几乎浓缩了整部人类战争史。其间堪称神来之笔的故事，当数它作为暹罗国王纳黎萱的坐骑而参与的和缅甸王储帕玛哈乌拔拉的那场战争。战象林旺所属的暹罗国一方已经得胜，国王纳黎萱意欲收兵，不料此时战象林旺却爱上了敌方缅甸王储的坐骑，它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循着那头母象的气味一路狂奔。两头大象卸下了自己的战象身份，“脑袋顶着脑袋、耳朵擦着耳朵、长鼻子绕着长鼻子、身躯靠着身躯、大腿挤着大腿厮磨”。骑在它们背上的暹罗国王和缅甸王储只好在两头大象转来转去、互相亲昵的时候拔刀相搏，以“决定两人的性命和两个王国今后近百年里的命运”。暹罗国王能够杀死缅甸王储，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英勇，只由于两头大象不停转动，恰好让敌手的后背暴露给了他的利刃。

历史小说我也读了不少，却从未读到过有谁像《战象》这样举重若轻的书写。许多年前我跟雷杰龙聊过“写作者心一定要好”的话题，今日思忆，便不难理解为何雷杰龙能这样写战争题材的历史小说。雷杰龙的文学修为深厚，对苍生怀有宽阔、温暖的悲悯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杀戮行径。雷杰龙将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欢乐戏谑地合在一起，使《战象》成为一部因解除了历史重负而轻捷地飞了起来的历史小说。

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随着枪炮对战争的介入，战象林旺沦落成了一头悲惨的象奴，主业为搬运圆木、石料，偶尔也会去马戏团作表演。在缅甸战场，它被“孙将军”的远征军俘获。雷杰龙放缓了叙事的速度，为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中注入了一段极为遥远而模糊的时光：

“……他注视着林旺的眼睛，不知为何，眼前这头战象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战象林旺也注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目光也似曾相识。瞬间，林旺想起来了，它好像认识这个人，即使他早已换了一副面孔，但他的目光没换，依旧是两千多年前它在成功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在山下一条小河边见过的那两道目光。是的，那是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注视它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刀锋一般的锐利寒冷，又有火山岩浆一般的炽热温暖。战象林旺打了个响鼻，低低头，弯弯长鼻子，向老朋友问候。孙将军愣了愣，似乎想起了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能想起，但他的目光愈加温暖……”

雷杰龙对“孙将军”和战象林旺身份的处理，不是简单地让他/它们在时间长河中的“现在”时段里露露脸，而是让其背负着历史记忆的丰厚信息，通过暗示，将重心投射到文学叙事的重中之重——生命的意味之上。至此，雷杰龙已将《战象》完全当成了诗歌来写，让历史小说获得了一种诗性的光辉与品质。人和象之间不离不弃的兄弟情谊，传递的是一种生命平等的伟大情怀。“孙将军”对战象林旺可歌可泣的敬和惜，本身就是一曲生命的颂歌。《战象》在我心目中是一部壮丽的历史小说，最壮丽的不是战绩、荣耀，而是生命中的那些苦痛、困厄、落魄。常常被历史和历史小说忘记的人心，被雷杰龙在《战象》如泣如诉的叙事中郑重地找了回来。

文艺新观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 办
邮 箱：ynwypl@126.com

娜嬛撷珍

重读抗战家书

李跃平

夜已经很深了，女儿正赶写一篇《国家危难时尽力作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的文章。她一边打字一边对我说：抗战危急时刻，3200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女儿为我讲述这段历史往事时，正在写《一封荡气回肠的家书》那一章节，讲的是1939年马来西亚青年华侨白雪娇回国抗日，成为滇缅公路女机工的故事。她递给我一份旧报纸微缩复印件，那是从展板上拍照下来的，虽然边缘有些许破损，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如昨。《白雪娇的一封信》，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战火年代里的家国故事。这封被《南洋商报》刊载的家书，不仅记录着一位南洋闺秀的抉择，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精神觉醒。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虽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这是白雪娇告别家人时的肺腑之言，却在八十余年后依然叩击着每个读者的心扉。

读着信，我突然有流泪的冲动，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马来西亚槟城一座豪华宅邸里的白雪娇。她本在富商家庭安享优渥生活，读书作画，无忧无虑。然而，日寇铁蹄践踏神州大地，远方枪炮声打破了这份宁静。祖国的山河在哭泣，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白雪娇再也无法安心，她眼神坚定决绝，毅然辞去教职。

那是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25岁的白雪娇坐在书桌前，写下了那封荡气回肠的家书。她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悄悄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队。“施”是母姓，“夏”是华夏，“圭”即“归”，三个字连起来，就是“为华夏而归”的铮铮誓言，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完成了对祖国的深情回应。

临行前夜，白雪娇伏案疾书：“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但是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因而责怪女儿的，一定是引以为荣的事……”她用行动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文字质朴却饱含对祖国的热爱与民族担当。当白雪娇写下“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仅留此作别，后会有期”时，她的心中或许充满了不舍和牵挂。她知道这一去或许再难与亲人相见，但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她毅然前行，高唱《告别南洋》奔赴祖国：“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白雪娇在“有用之躯”与“安逸生活”中抉择，完成了从“槟城闺秀”到“铁血机工”的身份蜕变，践行了“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在民族危亡的终极境遇下，个体存在的意义不再囿于私人领域，而是升华为“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担当。

泛黄信笺上的每个笔画，都是中华文明“天下兴亡”价值观的具象投射。当白雪娇将“施夏圭”的化名拆解为文化密码，实则在进行着跨时空的文化对话——从屈子“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绝，让我在重读家书时，找到重建文化认同的精神仪式。

在滇缅公路3200余名机工中，仅有1700余人幸存。这种近乎悲壮的牺牲比例，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创伤图腾。但当我们穿透数字的冰冷，会发现每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叙事。这种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张力，恰是历史书写应有的温度。当代人需要的不仅是纪念碑式的宏大叙事，更是对每个“水滴”生命轨迹的敬畏与传承。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浸透着血与火的文字，我仿佛看到白雪娇在烛光下的坚定身影，触摸到那个年代跳动的赤子之心。无数像白雪娇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一滴水”，汇聚成抗日洪流的浩瀚海洋。

重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读白雪娇的抗战家书，不只是缅怀先辈，更是汲取精神力量，书写当代爱国篇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滴水珠，汇聚成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磅礴力量。唯有让每个“水滴”保持澄明与温度，方能在民族复兴征程中，避免沦为“无根的浮萍”。当我们的后代在未来的某个深夜，同样捧读今天的奋斗叙事时，他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历史的尘埃，而应是永恒的精神火炬。

读书人语

小台灯，照亮远方的梦

许铁峰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微小却璀璨的事物，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点亮我们的心灵，成为记忆里永恒的温暖。2025年夏天，勐海县组织开展了2025年“小台灯”农村青少年阅读经典养成活动，活动犹如记忆中那盏小小的台灯，便是这般独特的温暖存在。

“小台灯”散发着微微之光，恰似夜幕里的点点星光，轻柔地漫过茶山，温柔地照亮孩子们纯真的脸庞。它的光芒有着神奇的力量，拨动着孩子们的心灵，在他们心中种下对未来的憧憬。在我眼中，孩子们宛如初升的骄阳，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在知识的海洋里勤奋遨游，走出大山，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小台灯”的映照下，孩子们踏上了学习的征程。每一次播种习惯，便是种下一个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习是一种正念，更是一场修行。我努力着想要给孩子们种下一颗热爱阅读的种子，让知识的光芒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与勐海这座城的相遇，像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踏入这座位于西南边陲的城市，我便深深为之着迷，一刻也不想离开了。勐海，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充满了诗意与浪漫，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

一盏小台灯，连通千万情。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台灯”阅读活动，如微风轻拂湖面，泛起层层诗意的涟漪。在这个背景下，“小台灯”阅读活动应运而生，汇聚人们的爱心、传递希望的温暖行动。我满怀热忱地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渴望为孩子们带去知识与力量，为他们讲授儿童诗创作技巧。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阳光温柔地洒落在勐满镇城子村那座并不起眼却充满魅力的农家书屋里。这个小小的书屋，承载着知识的厚重，更承载着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7月的一天，“小台灯”的第一场活动在这里温暖开场，仿佛是命运安排的一场奇妙约会。20余名乡村孩子，眼眸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怀着满心的期待，如一群即将探索神秘宝藏的小探险家，脚步轻盈而欢快地踏入了这座知识的殿堂。我站在书屋中，看着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心中满是感动。我以“写诗就像用文字画画”这句独特的话语为引子，开启了诗歌创作课。我告诉孩子们，每一个文字都是一幅画的笔触，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孩子们沉浸在这奇妙的诗海之中，感受着文字那无穷的魅力，脸上洋溢着陶醉的神情。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惊喜，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

参加活动的周幸红老师是沙河留声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她以趣味互动的方式，为孩子们讲解高效阅读课外书籍的方法。周老师微笑着对孩子们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听到你们都读了好多有趣的书哦！”这温暖的话语，如同春天的微风，拂过孩子们的心田。孩子们分成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小组，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与好奇的光芒，每张小脸都因热情而涨得通红，高高举起的小手，仿佛是一面面充满斗志的旗帜，他们那稚嫩的声音，如同山间清澈的溪流。共青团、妇联的青年志愿者们宛如守护的天使，穿梭在孩子们中间，为每位孩子“递”上传统文化、防溺水、交通安全、移风易俗、青少年网络安全等内容。那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手册和知识问答，仿佛是一扇扇通往知识世界的神奇大门。

午后，我怀着期待与活动组一同踏入勐遮镇。这座宁静的小镇，仿佛被一层神秘的文化薄纱所笼罩。活动在这里围绕多个主题徐徐展开，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诗歌创作技巧培训课上，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名神奇的魔法师，轻轻挥动手中的“魔法棒”，教会孩子们用灵动的文字描绘世界。这场活动，就像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它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孩子们的心间，润泽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唤醒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台灯”阅读活动，更换不同的老师给孩子们授课，足迹遍布勐海县11个乡镇。在西定乡章朗村的农家书屋里，活动紧扣诗歌写作技巧、高效阅读方法、移风易俗宣传、青少年网络安全、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主题展开，采用“阅读+文化+互动+知识竞赛”的创新模式。专家授课时，渊博的知识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布朗族孩子们求知的道路；趣味问答环节，孩子们积极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书屋的每一个角落。

打洛镇，这座具有独特边境风情的小镇，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牛毓菁和派出所民警韩亚明，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解青少年在使用网络时可能遇到的安全风险。那些看似遥远却又真实存在的危险，在他们的讲述中变得清晰明了。他们还耐心地传授防范措施，帮助孩子们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仿佛在心中筑起了一道抵御网络风险的坚固城墙。

格朗和乡，这片孕育着希望的土地。活动邀请了从格朗和乡走出去的作家门图老师、搓培老师以及在外任教的黄桂芳老师。他们以自身奋斗经历为蓝本，讲述着阅读如何改写人生轨迹的真实故事。他们鼓励孩子们把阅读作为走出大山、拥抱梦想的阶梯，让孩子们相信，知识的力量可以跨越重重困难，实现心中的理想。

一场场活动，就像温暖的春风，吹遍了勐海县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知识的雨露，滋养着他们茁壮成长。阅读的种子已然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生根。这颗种子，承载着梦想与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必将茁壮成长，我们要对自己永远保留希望，永远相信自己。

书香云南

读《苍山》

张永权

白族青年作家李达伟的长卷散文《苍山》一经出版，就引起关注和好评。

受苍山绿水青山哺育和白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李达伟，他的家乡剑川象图曾经是一个封闭贫困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没有通公路。当时我步行3天，跋山涉水，遭遇狂风袭击，才走进了那个称为“象图”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食不果腹，乡上唯一的公办小学里，学生在石头火塘上煮蔓菁叶、烧包谷充饥，晚上还在微弱的火光下看书写作业。

现在，李达伟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地的刊物上，出版了《大河》《暗世界》等多部有文化品位的散文集，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奖等重要奖项。长卷散文《苍山》列入百花文艺出版社“满天星计划”，再次见证了李达伟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向文学高峰攀登的勇气和成果。

苍山，在苍洱作家李达伟心中，是一座什么样的山？作家要怎样去写苍山？他在作品的第一节，就这样写道：“从冬天开始。一整个冬天，我都在苍山中到处行走。冬天的行走，就像是为了看到苍山的枯索，看到苍山中溪流的变小，看到许多木叶的脱落，也是为了看到世界在缓慢中的新生。”作者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以作家的眼光去看苍山，更不是以旅人的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恩惠和赐予，而是以一种哲人的生命观和诗人的浪漫，来观察思考苍山的神秘与丰富。他要写出一座具有宇宙维度，真正的大自然的苍山，又是有生命力量，充满蓬勃活力的苍山，同时还具有白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深度的苍山。

在李达伟的眼中，苍山的各种自然景观风物，都是有生命的，有苍山独特的个性，甚至唯一性。在李达伟笔下，苍山不仅是一座大自然的高山，也是一座精神上的高山。白族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众多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保护项目，都通过作者心目中的这座文化精神的高山，生动展现在我们面前。白族扎染刺绣的独特工艺、剑川木雕的巧夺天工，古戏台上演的悲喜剧等等，都在作家的笔下，以一种文化的传奇，走进我们的视线。这对于传承弘扬白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的意义和深远的文化价值。

长卷散文《苍山》，是一部具有独特文学色彩的美文。这部长卷散文的构思和结构上，作者独辟蹊径，大胆探索更具文学性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构思和结构上，每一个章节都用“正文”与“黑色笔记本”为“副本”两个部分构成。正文有时用“他”的目光切入，有时又以“我”的观察描写展开。这种“他”与“我”相结合的写法，或者说“他”就是我，“我”也是他，客观与主观的交流相融，开创了李达伟散文写作的新天地。正文与副本的结构，从开始贯穿到底，或互为印证，或以正文为主、以“黑色笔记本”内容为辅。结构的创新，扩大了散文文体的艺术容量。其二，这部作品总体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长卷散文。但在写作上又借鉴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诗散文、小说的表现手法，使这部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像“黑色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个猎虎人变为牧人的故事和一个卧床8年的病衰老人回归荞麦地后不治而愈的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小说的艺术魅力。其三，这部作品的语言干净，就像苍山的雪一样纯洁，又像洱海水一样通透。语言之美，是助力这部长卷散文成为美文的重要原因。

新书架

《缝狗》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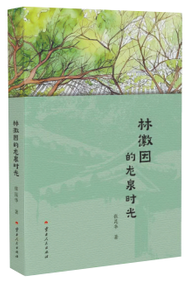
吉林作家李谦的儿童长篇小说《缝狗》，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缝狗》以中国东北禁猎为故事背景，以长白山的冬日景象为色彩基调，讲述了男孩尹小安到长白山山村体验生活，接触到“缝狗”（为受伤的狗做缝线手术）这一独特的山区民俗，进而揭开了一段忠诚与背叛、盗猎与反盗猎的往事，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该书入选2025年6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李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人口文化奖，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第二届吉林民间文艺奖等奖项。出版长篇儿童小说《与虎为邻》《虎王归来》《熊和女孩》《虎牙》《大风口》《滚大冰》《树上有只稻草貂》等。

张雪飞

《林徽因的龙泉时光》出版发行



《林徽因的龙泉时光》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一本集张昆华先生70余年散文创作之精华的编选集。选集分章节书写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林徽因、沈从文、汪曾祺等文化名人，20世纪30年代便深受尊敬的巴金、冰心、丁玲等著名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创云南军旅文学辉煌时代的部队作家冯牧、苏策、彭荆风、郭国甫等人。每篇散文都闪耀历史光彩，充满艺术魅力，洋溢真情实感，呈现审美价值。

张昆华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军后，在部队教导培养下成长，以军旅作家身份享誉文坛。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被称为“文学三头鸟”。其散文写边防生活，写民族风情，写生态自然，写文化名人。 黄立康